

快餐文学城



铺在角落的沙砾

许特生 著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快餐文学坊

铺在角落的沙砾

许特生 著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铺在角落里的沙砾 / 许特生著. —乌鲁木齐: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;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, 2009.10 (2010年4月重印)

(快餐文学坊丛书)

ISBN 978-7-5469-0242-5

I. ①铺… II. ①许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84717 号

丛 书 名	快餐文学坊
主 编	于文胜
本册书名	铺在角落的沙砾
作 者	许特生
责任编辑	郑红梅 刘伟煜 张莉涓
书籍设计	党 红
版式制作	李瑞芳
出 版	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地 址	乌鲁木齐市西虹西路 36 号
邮 编	830000 电话:0991-4690475
发 行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市飞云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	3
字 数	55 千字
版 次	2009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0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69-0242-5
定 价	15.00 元

目 录

第一章	3
第二章	9
第三章	18
第四章	49
第五章	61
第六章	76

世界呀，你有广博的大海，有无边的田野，有繁华的城市，也有偏远的角落。可是，人们有一种难以改变的习惯，对大海、田野、城市，都是热切的向往，尽情的赞美；而角落，常常被疏忽、遗忘，也许它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人们留恋！然而，却有一个荒僻的角落，在一个少女心上留下了她青春的脚步，爱情的芳馨，生命的热流；也许就是这样一个角落，才值得永远镌刻在人们记忆之中……

一辆解放牌汽车，沿着一条从塔里木荒野深处伸展出来的公路，风驰电掣般地飞奔着。驾驶室里坐着一个年轻的姑娘，一只温驯的白鸽依偎在她的怀里。一阵阵带着浓重碱味的热风，扑掠着她发红的脸颊，燥热得令人难耐，但那浩渺、错落的湖泊，那翠绿似锦、碎花闪烁的红柳，那气质粗犷、莽莽苍苍的梧桐林，又把她贪恋的目光引向很远、很远。是的，这里的一草一木，都激起她一股亲切的眷恋之情，唤起她许多甜蜜的回忆，仿佛眼前的湖水都在她心里荡漾起波浪。

司机小房似乎很理解姑娘的心情，汽车在一块写着“沙梁道班”的木牌旁停下。他推开车门，提起水桶就向水坑边走去。姑娘也跳下车，目标却是道班房。

这是一排土坯平房，屋前有一片花圃，姹紫嫣红，如一片烂漫的云霞，把这荒野中的道班房点缀得多么幽雅，又给这粗犷的地方增添了几许妩媚！姑娘在花圃旁边蹲下来，轻轻抚摸着一片片娇美的花瓣。呵，一年前种下的花，又开得这样的艳

丽。是呀，这朵朵鲜花，在那凄清孤寂的日子里，曾给了我们多少生活的情趣，散发出多少生活的芳香！哦，不光是这个花圃，还有这两棵特殊的白杨。你看，它已杯口那么粗了，修美挺拔。姑娘又情不自禁地拥抱着白杨，深情地把脸贴在它碧青的树干上，望着在风中飘动着闪烁着银光的嫩叶，静静地听着它飒飒的絮语，仿佛在倾听一首爱情的哀曲。她不能忘记，这两株亭亭玉立的白杨，曾向她展示了人生多少珍贵的东西！

这时，一个养路工赶着一架牛拉刮板回来了，见一位陌生姑娘在这里流连，奇异地向她投去探询的一瞥。她像被别人窥探了心中的秘密，泛红的脸现出一个友好而羞赧的微笑，一闪身，急忙朝公路边走去。

汽车又开动了。小房微微扭过脸，望着姑娘陷入沉思激动的面容，逗趣地说：

“莫急嘛，明天过冰大坂，你就可以见到他了。”

姑娘冲他一笑，轻轻抚摸着白鸽光洁的羽毛。也许，只要这只鸽子还在她的怀里，就是思念中的宽慰，一种感情上的寄托，那么，所有的一切的一切，还真实地存在着。

原野如一本巨大的画册，一页页地在姑娘面前翻开。路，弯弯曲曲在绵密的红柳丛中和苍劲的梧桐林里伸展着，湖泊留下一片闪光，树林留下一片绿影，沙砾留下一片轻烟，一栋道班房又一闪而过。呵，道班房，这茫茫大地中偏僻角落里养路工人的归宿，你给他们带来了多少怅惘、痛苦、欢乐和幻梦……

第一章

1977年春天一个傍晚，一辆汽车在沙梁道班房公路边停下，从车厢里拿下一个被包，四块梧桐木铺板，一个木质低劣的小箱，这恐怕就是一个人的全部家当了。果真不错，随后就从车上敏捷地跳下一个人来，这人二十多岁，身材壮健，一套褪色的军装，紧绷在肌腱鼓实的身上，圆彪彪的双眼，方方正正的脸庞，高耸的颧骨，这鲜明而又显得有些凌厉的轮廓，宛若刀斧凿雕一般，给人一种坚实而敦厚的感觉。

当他谢别司机小尹，扛着行李向道班房走去时，仅有的四个小伙子全都走了出来，既不热情迎接，也不怀什么恶意，只是双手抱胸，歪着肩膀，偏着脑袋，细眯着眼角，用一种审慎的、奇特的、怪异的目光端详着一个傻子似的，好像他是从一个遥远而神秘莫测的星球来到这个偏远的角落，诧异得令人不可思议，古怪得叫人捉摸不透。只有一个文弱的名叫房玉树的青年，打破这种冷漠的气氛，对他露出一丝难得的笑容，帮他将木箱、床板搬进房内，又弄来两条简易的铺凳，挨墙支起一个床铺。

“我又不是新媳妇，别老一个劲儿地盯着我看了！”来者疑惑的目光一闪，又哈哈一笑，不明白这莫名其妙的气氛包含些

什么内容。

一个穿着红秋裤，名叫古达的年轻人，用双黄蜂般刺人的眼睛盯着他，脸上是一股嘲讽的神气，不酸不甜地说：

“阁下，你是不是找不到茅坑屎，非要到这个高级的地方来？”

“哈哈！”小伙子们毫无礼貌，放开嗓门，揶揄地大笑。原来，在5天之前，古达从养路段杨主任那里了解到，要给沙梁道班调来一个班长，名叫苏旺，共产党员、复员军人，主动离开城市，要求到荒僻的塔里木当养路工。这意外而奇妙的行动，使他们既感到惊讶，也难以理解。因为在当今的生活中，许多人都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途径，离开艰苦、偏僻的地方而流入城市，而他却带着莫名其妙的狂热，竟然闯进塔里木这扇令人望而生畏的大门，真是咄咄怪事！这对他们即将离开此地是一种镇定性的抑制和精神上的刺激！

“这地方就是高级嘛，”苏旺把铺盖解下，轻轻地抖开一条鲜丽的花毯，挤挤眼笑道，“这地方不是挨着孔雀河吗，如果有飞来的孔雀，我就逮它一只，在这里安个家多美气！”

“安家？哈哈！我的傻子，别异想天开了。”古达笑得脖子都歪了，语气透出一股凄凉的意味，“老兄，孔雀河畔是没有孔雀的。”

“倒是有个打渔的姑娘……”

“那，还不是，说不定哪天就顺水游进城里了。”

苏旺倒不在意地一笑，展眼把新居打量一番。房间倒宽敞，只是墙壁被烟火熏得黧黑，还留着动乱年代标语的残迹。窗户上几块支离破碎的玻璃是用胶布粘连着的，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。房角结满了蛛网，床铺歪三倒四，摇摇欲坠，满地都是碎草纸屑，东西杂乱不堪地堆放着。用石头砌的墙基一片潮

湿，布满了霉斑，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息，似乎在有意向人们展示他们这种污秽不堪的生活。

“看你们把房子搞得像个猪窝。”苏旺含笑地责备，准备动手打扫。

“这本来就不是人待的地方嘛！”古达一脸厌倦的神情，并且预言：“你老兄待不了10天，也会急得火烧屁股。”

“我可是在这里泡上了，”苏旺听他这断然的语气，稳笃笃地笑笑，“现在是这里的人，死了是这里的鬼！”

古达听他诙谐的口吻隐含着坚决，一个劲儿地摇头。一会又眼珠子一转，随即端来一瓷杯开水，模仿奴仆效忠达官贵人的姿势，微微弯腰，将杯高高举过头顶，敬重而滑稽地说：

“请班长大人品茶！”

苏旺见他这番出色的表演，没有警觉，快活地呵呵大笑，连忙接过茶杯，猛喝一口，一股又苦又咸的滋味，一种麻木的感觉浸透了舌头，“噗”地一声，将一口浑黄的凉开水喷吐出来。

“怎么样，英雄？”古达非常得意自己这一手，乐得开怀大笑，“不比马尿的味道差吧？”

“真他妈的呛嗓子！”苏旺放下瓷杯，长长地吐出个舌头，好让这股苦涩的气味尽快地飘散。

“哈哈！”一阵刺耳的、奚落的、满足的笑声，一下爆发开来，填塞了整个房间。

这尖锐的笑声使苏旺醒悟过来，顿时困窘失色，就像一匹勇敢的骏马，不敢穿过横在面前的荆棘而感到难堪一样。显然，对方是在考验他对塔里木生活的适应性，这样就更不应该流露丝毫的娇气。于是，他又重新端起瓷杯，鼓动起喉结，脖子一仰，咕嘟咕嘟，将这杯水一饮而尽。

小房脸上流露出敬佩的神情，古达得意的表情被一片惊

诧所替代,稍许,又漠漠一笑,虚张声势地奉告:

“不要装腔作势嘛。我可告诉你,这地方呀,人就是一块铁,也叫你生锈;人就是一块钢,也会叫你变形!”

“嗬嗬,这么厉害?”一股奔突的感情,使苏旺爆发出一阵豪放的大笑。难道这地方就这么险恶、可怕?难道这里真有一股软化人的力量?难道这里真的叫人无法生存?他相信一个人的生命价值,他相信一个人身上的战斗力,“怕个啥,有苦就往肚里咽嘛。”

“很遗憾,”古达嘴角掠过一缕愁苦的冷笑,指着已经收拾好了的零星东西,“你来了,我们可要走了,将永远同这种生活告别!”

苏旺曾在段里了解到,这条线路养路工许多都是知青,在一股知青回城的风浪冲击下,他们也闹着要回城,弄得不可收拾,劝阻无效,领导也无可奈何,他们一走,一时到哪去找养路工呢?苏旺劝说一阵,极力挽留。

话不投机,苏旺就烦闷地走出房间,信步来到院内,仰头一望,只见道班房墙壁上的泥土已经剥落,露出泛白的盐粒状,房顶上长满了杂草,院内布满了半隐半露的红柳疙瘩,给人一种荒芜、破败而凄凉的感觉。他四处漫游,想领略一下塔里木奇特的风光,就朝路口走去。

这是一条从尉犁经若羌、米兰,延伸到罗布泊偏远的公路,刚修筑不久,还没有来得及铺磨耗层。眼下正是三月,这里的春天来的格外早,一阵暖风就吹醒了大地,使冻缩的原野舒张了胸膛,冰河发出一阵阵呻吟的碎裂声,相互抱怨地冲撞一阵,沮丧地被激流卷走了。公路的左边是浩莽苍郁的梧桐林,胡杨、沙枣参差其间,已泛出一层浅绿,幽蒙蒙的如一幅无边无际的幔帐,粗犷中透出几分轻柔。柔婉多姿的孔雀河,缓缓

地流到这里,不仅被阻塞,还被这粗暴而贪婪的荒野撕得七零八落,散成一个个既息息相通又互不连贯的湖泊,如一颗颗绿色的珍珠,隐藏在树林神秘的深处,被茂密的芦苇遮掩得闪闪烁烁,宛如一条彪形大汉,得天独厚地拥抱着一个神态温雅、文静的少女。公路右边是一片连绵不绝的土丘,被一簇簇疏落有致的红柳所点缀,朱砂般的碎花同翠绿的针叶相衬,显得分外好看。散落其间的梧桐树,枝干全已剔除,没有树冠,连顶端都是空洞的,赤条光身,老态龙钟,使人感到这片荒野吞噬生命的严酷和残暴。道班房就隐藏在前是苍茫丛林后是漠漠荒草之中。这里除了5千米内有公社一个小队几栋土房之外,再看不到村落,闻不到炊烟,真是苍凉、凄冷、荒僻。只有从公路驶过的汽车,才给它带来了一片生命的喧嚣。

苏旺望着这陌生的旷野,心里也不禁发出一声感叹,它既博大无边,又荒凉得令人心寒,难怪古达他们要卷席而去。在他原来的想象中,这里该是美妙的,有迷人的色彩,有粗犷的情调,有塞外的风味,其实它真实的面貌,比臆想中的画面要严峻得多。他已经预感到,在这里生活战斗,将是十分困难的,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威胁,几乎每分钟都在向人索取勇气,是需要坚强的意志,特殊的性格。但他并不懊悔,既然生活把他牵引到这里,就去迎接大自然的挑战,去开拓一片新的天地吧!

当他怀着这种信念回到房前,只见四个人围成一圈,静坐在沙地上,双目微合,面面对,没有语言,没有笑声,死一般的沉默着,像是和尚给神佛念经。苏旺感到诧异,这是干什么呢?古达苦恼地睁开双眼,拍拍沙地,示意叫他坐下。苏旺疑惑地犹豫一会儿,不明其意,只好顺从地席地而坐。

苏旺静默了许久,见他们又一个个眼目微闭,手里搓揉着

细沙，痛苦地曲扭着眉毛，嘴里喷吐着一股股烦躁的闷气，就不解地问：

“这是做啥？”

“太寂寞了，向上帝祈祷。”古达慢悠悠地睁开干涩的眼皮，话里带着难以排遣的烦躁，“我们天天就这样煎熬着，让你也尝尝它的滋味。”

哦，原来是用这种别出心裁的花样，来展示他们清苦的生活，以引起他的怜悯和同情，不至于阻拦他们离开。这帮鬼家伙，真是恶作剧！

“哈哈，你这个鬼东西，”苏旺一跳而起，捏着古达的耳朵。“尽会出这些傻点子。”

“怎么，你这个傻子也受不了啦？”古达拍拍屁股站起，随即又把手一挥，“来，决斗！”

于是，一场沉闷的摔跤又开始了。几个人抱成一团，拧胳膊，踢腿腕，顶胸脯，相互扭打撕扯，脚下沙土飞扬，石子被踩得嚓嚓直响，衣角飘闪，拳头乱晃。有人沉重跌倒在地，很快又翻身跃起，嗷嗷吼叫着扑上去，冲撞、回旋、进击。个个汗流满面，声嘶力竭，好像真的在进行一场难分难解的恶战，仿佛只有这种愚蠢的、自暴自弃地消耗精力的狂热，才能暂时忘却眼下的寂寞，宣泄心中的苦闷和烦恼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别穷开心了。”苏旺一把将房玉树从地上拉起，拍拍他背上的尘土，摇摇头笑道：“生活嘛，应该由冷变热，由苦变乐，要用笑声，不要用拳头！”

古达耸耸肩膀，仰起细长的颈脖，发出一阵怪异的大笑。这笑声似乎包含着许多酸苦、哀愁和烦恼：“同你这号傻子，我们没有共同语言。”

第二章

第三天,除房玉树之外,古达等三人不顾苏旺的劝阻,搭上一辆便车,离开了沙梁道班。

他们一走,这个本来十分寂落、僻静的地方,就更显得冷清清,死气沉沉。房内空空荡荡,真给人一种孤单、愁闷的感觉。生活单调,苏旺还可以忍受,但养路任务怎么完成呢?沿线所有道班,在知青回城这股浪潮的席卷下,已陆陆续续走了许多,段里也抽不出人来,怎么办呢?路是不能废弃的。这种没有铺磨耗层的公路,在气候干燥的塔里木,只要三天不洒水,就灰尘扬天,变成一片坑洼。这使他陷入极度的苦恼之中。他确实没有预料到,第一步就遇到这么多障碍,困难简直像一座大山耸立在他的面前,这不是生活在有意向他挑战么?有时他曾经想,算了,离开这里吧,回到段里,看杨主任怎么安排。不,这样做,是向困难屈服,是软弱的表现。何况领导也无能为力啊!

一向乐观豁达的苏旺,也满脸躁气,一会儿焦灼不安地在房内踱步,长吁短叹;一会儿又蹲在地上,双手抱着脑袋,盯着地面呆呆出神;一会儿又冲到窗前,望着灰蒙蒙的荒漠,望着隐隐约约从莽草丛林伸展出来的公路。是啊,这是偏远大地里

一条珍贵的血脉,它载着穷乡僻壤人们的信息、希望、祈求,在向前延伸,如果这条血脉突然冻结,那将意味着什么呢?这时,从灰茫茫的天空中缓缓地移动着一个黑点,原来是一只鹰在勇猛地翱翔,一会儿久久地停立在空中,好似有一股神奇的力量把它吸住了;一会儿又扑闪着斗篷大的羽翼,俯冲而下,倏忽间,又翻上了云天……你看,它有一副多么雄健的翅膀,总是无所畏惧地冲云直上!

房玉树见他十分焦虑,就提出各养各的路面,放弃其余部分。按说,这也算是合理的,然而,这对苏旺是多么难以接受呀,一个班的整体,把路面搞得支离破碎,像个什么样子!他不动声色,铁青着脸,紧紧咬着牙根,额角隐隐抽动,又蹲下身,指头不停地抠着泥土,好似要从里面抠出什么主意来。

“一个顶两个使,”苏旺思谋一阵之后,忽然用巴掌把膝盖一拍,挺身站起,“豁出命来,也不能把路面毁掉!”

房玉树惊讶地瞪大着眼睛,直勾勾地望着他。他清楚,炎热季节即将到来,一个人养一段路面,都力不从心,累得腰酸腿痛,两人要干五个人的活,怎么受得了?就摇摇头说:

“一个萝卜只能顶一个坑。”

“那咋办呢,只好来个狗熊上树,一节节往上爬。”苏旺无可奈何,苦笑道,“我多干一点,你累了就歇着。”

第二天,他们从天蒙蒙亮一直干到太阳西沉,也只完成全部路面的四分之三。小房累得筋酥骨散,回到家,就直挺挺地躺在铺上不动弹了。苏旺忍受着全身的疼痛,挑水、抱柴、生火、做饭。春天,在艰难的煎熬和冷清孤寂的生活中过去了,入夏不久,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。

这天,司机小尹给房玉树捎来了一封家信。信中的内容简单而又重要,说是给他介绍的那个对象,女方已经应允,但必

须离开塔里木养路段，回城另找工作，已有门路。并敦促他尽快返回。房玉树读完这封信，忧喜交集。他所思念的那个姑娘终于允诺，总算苦尽甘来。可是，一离开这里，就无情地抛下了苏旺，只剩下他孤单一人了，怎么生活下去？他心神不定地反复思量，权衡其中的利弊得失。如果回绝，就失去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在这个满目荒凉、看不到女人身影的地方，今后到哪里去找对象？甩手一走，于心不忍。

房玉树只好把信给苏旺看了，并闪烁其词地吐露自己的苦衷，他不愿用直截了当的言语，再去刺伤苏旺这颗负荷沉重的心。

“小房，你走吧，”苏旺尽管心里隐含着痛楚，不愿惟一的伙伴离开，却又宽厚待人，嗓音微微发颤地说：“养路工找个对象，比草窝里寻根针还难，不要再吹掉了。”

房玉树眼里闪射着惊喜的亮光，对方能这样爽快地答应，出乎他的意料，能如此温厚地体谅自己，又被感动得心房发颤，一下扑到苏旺的怀里，轻轻地抽泣起来。

浑圆而通红的落日，垂挂在遥远的天边，慢慢溶进苍莽浩瀚的林海之中，像个逐渐黯淡的火球，褪去身上的色彩，疲倦地回到自己的宿地。晚霞一朵朵、一层层、一堆堆地铺展开去，千姿万态，绚丽夺目，把整个天空都燃烧了，给荒野染上一层玫瑰色调，使湖面层叠的水波闪动着神奇的光影。被炎热窒息一天的和风，如轻快的鹿群从梧桐林里奔驰而出，柳枝婆娑轻舞，河水柔情低吟。

房玉树曲跪在树阴的沙地上，依恋地偎着苏旺的肩膀，忧心忡忡地说：

“我一走，只剩你一个人了，怎么办呢？”

“活人还能让尿憋死了。”苏旺眺望着满天绚丽的云锦，反

而平静地说，“没人拉套，一个人驾辕，也得拉动这挂车。”

一想起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，他一个人孤独地生活，房玉树就心慌意乱，担心地说：

“这里空荡荡，冷清清，你一个人咋能定下心？”

“有啥办法，已经走到这条道上来了，就凑合着过吧。”苏旺倒不过分的犯愁，凄凉的语调里带着几分听天由命的淡漠，“反正就这么一堆，死活就泡在这里了。”

苏旺的话，又把房玉树的心牵动，即便他有坚强的性格，无可奈何地在苦中作乐，一个人也难以生存呵。严峻的环境，未来的困难，都是一目了然的，即使他长着三头六臂，也难以应付。思忖这些，就索性规劝道：

“苏班长，反正你一个人也推不动磨，干脆也离开这里算了。”

“我拍屁股一走，连房屋都会叫人扒了。”苏旺遥望着树丛中闪烁不定的霞光，缓缓地摇摇头，“小房，你放心走吧，别牵挂着我，我一个人也要把道班支撑起来！”

“你真有股子傻劲儿，”房玉树不知是赞叹还是惋惜，定定地望着面前这个怪人。“那你怎么舍得我走呢？”

“唉，”无意问一句话，又如钢针刺进了苏旺的心，明亮的眼里骤然抹上了一片阴影，脸上掠过一道凄凉的笑容，沉吟良久，才满怀伤感地说：“我就是为了来塔里木，对象给蹬了，我还能眼睁睁的让你再落到这一步？养路工找个对象，真比吃天鹅肉还难，千万别吹了。有啥法子，现在的大姑娘是在秤钩子上挂着的，标着价码，而我们这些养路的，是路边的茕茕草，人家连看都不看一眼。”

这些情理至深的言词，既给房玉树心里留下一片温情和炽热，也给他一种酸楚和苦涩的感觉。虽然同他相处的时间很短，却使房玉树窥见了一颗金灿灿的心，他总是把友爱和温暖

留给别人，慷慨而宽容，把不幸和苦楚深深埋在心底，舍弃那些别人求之不得的东西，来到这个荒漠的地方落脚。不正是这样么，许多人带着前所未有的狂热和欲望，在攫取、在奔窜、在追求，在生活海洋的表面飘荡。而他呢，像铁一样沉入生活的最底层，如沙砾默默地铺在路面，没有奢望，不计报酬，只是这样的人现在太少了。

苏旺敞开衣襟，让凉爽的和风吹拂着胸膛。尽管少女的爱对他们那么吝啬，但塔里木的风、阳光、碧绿的湖，却是慷慨的、无私的，它对人类的爱才是最公正的，不带丝毫的偏见。是的，人们都喜欢鲜花，为它吟诗、歌唱，可有谁赞美过沙砾呢？沙砾从来毫无奢求地铺在路面，承受着车轮的磨擦辗转，招来的也是菲薄的一瞥，又有谁看到它真正的价值？

“班长，塔里木是好进不好出的”。房玉树望着人影寥落的公路，以郑重的口吻提醒他，“蹲在这个死窝窝里，真是一辈子找不到媳妇的。”

苏旺觉得小房的感叹倒是真切的，在这样一个毫不瞩目的天地里，是不会有少女来叩击门扉的，可能会被世界上所有的姑娘所遗忘。然而，这个角落是存在的，它同祖国的山河紧紧连在一起。既然有这么一角天地，总需要人在这里战斗嘛，如果谁都不光顾它，那不等于一条大河其中的一角被阻塞了么？

“是呀，”苏旺深有同感地点点头，不过，他的语气不是伤感，而是幽默：“吃五谷的大姑娘是不会踏进这个门槛的，我们的命运，只有等待好心的七仙女下凡了。”

第二天，苏旺帮房玉树把铺盖搬到公路边，边养路边挡车。整整等了一上午，没有挡住一辆车。司机都是一副不屑一顾，旁若无人的傲慢和冷漠。这些年来，司机对养路工都没有